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三十一回 唐貞觀被困鳳凰山 蓋蘇文飛刀斬眾將

詩曰： 煉就飛刀神鬼驚，百發百中暗傷人。

可憐保駕諸唐將，盡喪刀光一縷青。

再說徐茂功對天子說：「怪鳥銜了王莽飛劍飛去，王莽就背及朝主，把漢室江山弄得七顛八倒。如今這怪鳥分明對陛下在此哭，還有什麼好光？」

朝廷說：「此鳥這般作怪，待朕賞他一箭。」天子說罷，用弓搭箭射將上去。

這鳥刮搭一聲，銜了御箭，望東飛去。茂公道：「如今就有禍患來了。怪鳥銜了御箭，分明前去報信，此時不去，更待何時？」眾大臣一聽軍師之言，嚇得日頓口呆，走也來不及。這叫說時遲，來時快。

先講大元帥蓋蘇文，早知大唐薛蠻子利害，缺少人馬，奉旨到扶餘國借兵五十萬，猛將數百員。卻值這一日回來，大路上人馬走個不住。相近汗馬城，只聽百鳥聲音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一群飛鳥領著鳳凰而去。蓋蘇文大怒，心內暗想：「此鳳凰安安隱隱在山上窠內，狼主向有旨意，不許擾亂此窠。今鳳凰已去，諒有人驚動靈鳥，故此飛去。我本邦將士決然不敢，一定中原有將在山上，故把鳳凰都趕了去。」正想之間，忽聽哭鵲禽在頭頂上叫一聲，落下一枝翎箭。蓋蘇文就拾起來一看，上刻「貞觀天子」四字，明知唐王在山上，連忙吩咐傳下軍令，五十萬人馬竟望鳳凰山來。一聲炮響，把鳳凰山團團圍住，下山的大路排列十重營帳，番將數員。山前扎住帥營，蓋蘇文自己親守。又傳令到建都討兵十萬，前來困上加困，兵上增兵，那怕唐王插翅飛了去。

不表蓋蘇文圍困山下，單講山上唐天子正欲傳旨，忽聽炮聲一起，大家看時，山下番兵來得多了，圍得密不通風。天子嚇得日頓口呆，說：「先生，諸位王兄，為今之計怎麼樣？」軍師與眾將說：「陛下龍心韜安。蓋蘇文雖只圍住此山，要捉我邦君臣，卻也煩難。」降旨安下營盤，一面伐木作為滾木。這一天正當午刻過了，蓋蘇文也不開兵。山上君臣議論紛紛，當夜不表。

到了明日，番營內炮聲一起，大元帥衝出營來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？

頭戴一頂嵌寶獅子青銅盔，雉尾高挑，身穿一領二龍戲水藍青蟒，外置雁翎甲。前後護心，鎖袋內懸弓，右邊插一壺狼牙箭，坐下一匹混海駒，手端赤銅大砍刀。

立住山腳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呔，山上唐童聽者，你在中原穩坐龍庭，太平無事。想你活不耐煩，前來侵犯我邦。今日上門買賣，不得不做。唐童要逃命，也萬萬不能，若降順我邦，低首稱臣，我狼主決不虧你一家。親王封你的，待保全性命，亦且原為萬人之尊。若不聽本帥之言，管叫一山唐兵盡作刀下之鬼。」按下蘇文之言。

單講山上君臣望下看時，只見蓋蘇文頭如巴門，眼似銅鈴，青臉獠牙，身長一丈，果是威風。天子見了蓋蘇文，記著前年戰書上第十二句：「傳與我兒李世民」，不覺恨如切齒，恨不得飛劍下去，割他首級。段志遠上前說：「陛下，待老臣下去會他。」天子說：「須要小心。」志遠道：「不妨。」

便按好頭盔，緊緊攀胸甲，坐上馬，提了槍，豁喇豁喇衝下山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呔，番奴！老將軍來取你之命也。」蘇文抬眼一看說：「來將可通名來。」

段志遠衝得下山說：「你要問我之名麼？我老將乃實授定國公、出師平遼大元帥標下大將，姓段雙名志遠。你可聞老將軍槍法利害麼？想你有大本事，敢亂自興兵，困住龍駕！分明自投羅網，挑死槍尖，豈不可惜？快快下馬受死，免得老將軍動惱。」蓋蘇文聞言大怒說：「你這老蠻子，當初在著中原，任你揚武耀威，今到我邦界地，憑你有三頭六臂，法術多端，只怕也難免喪在我赤銅刀下。你這老蠻子，到得那裡是那裡，快放馬過來，砍你為肉泥。」

段志遠心中大怒，喝聲：「番狗，照老將軍的槍罷！」就分心一槍挑將過來。

這蓋蘇文不慌不忙，把手中青銅刀噶啷一聲架開，回轉刀來喝聲：「去罷！」綽一刀砍過來，段志遠看見刀法來得沉重，那裡架得住？喊一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躲閃也來不及，貼正一個青鋒過嶺，頭往那邊去了，身子跌下馬來。一員老將，可憐死於非命。蓋蘇文哈哈大笑說：「什麼叫做開國功臣，不夠本帥一合，就死在刀下了。」那山上唐王一見志遠身亡，心中不忍。旁首殷開山、劉洪基見了，放聲大哭說：「啊呀我那段老將軍啊！」開山跨上馬，提了大斧，帶淚下山來，叫聲：「蓋蘇文，你敢把我同朝老將傷了性命，我來報仇也！」一聲喊叫，後面劉洪基也下山來道：「不把你這番狗一刀砍為兩段，也誓不為人了。」蓋蘇文說：「慢來，要喪在本帥刀下，必須要通個名兒。」殷、劉二老將道：「你要問老將軍名字麼？洗耳恭聽：我乃開國公殷開山、列國公劉洪基，可聞曉大名麼？」蓋蘇文道：「中原有你之名，本邦不以為奇，放馬過來。」開山縱馬上前，把雙斧一起劈將過來，蓋蘇文把赤銅刀架在一邊，劉洪基把蔡陽刀刺將過去，蓋蘇文也舉在一旁衝鋒過去，答轉馬來，蓋蘇文量起赤銅刀，望著劉洪基劈面砍將過來，他便把蔡陽刀望赤銅刀上噶啷噶啷這一抬，馬多退後了十數步，兩臂多震麻了。蘇文又是一刀，望開山頂上刺來，開山手中雙斧那裡招架得住？閃避也來不及，怎經得蓋蘇文力大刀重，把殷開山頂樑上一直劈到屁股頭，分為兩段，五臟肝花爛了滿地，也喪黃泉去了。劉洪基一見砍劈了殷開山，又要哭又要戰，忽手一鬆，刀落在地，卻被蓋蘇文攔腰一刀，身為兩段，嗚呼哀哉。正是：松山四將久聞名，高祖開山開國臣。南征北討時時戰，東蕩西除日日徵。試看唐朝非容易，血汗功勞才得平。可惜四員年老將，鳳凰山下作孤魂。

這唐天子見三員老將軍盡喪蓋蘇文刀下，不覺龍目中紛紛掉淚，心中好不萬分懊悔。尉遲恭嚇得目定口呆，下面二十六家插血弟兄內總兵官齊國遠，也有些呆的說道：「陛下，三位老將遭此慘死，難道罷了不成，待小臣下去與他會戰，以報冤仇。」諸將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齊兄弟，你不要混帳。蓋蘇文手段高強，段、殷、劉三員老將尚死在他刀下，何在於你？」國遠道：「不妨事的。」他不聽眾將之言，上馬輪斧衝下山來，高聲大叫：「番狗！齊爺爺來會你了。」蓋蘇文說：「又是一個送死的來了，快快留下名來。」

國遠道：「呔，你要問爺爺名姓麼？洗耳恭聽，我乃大元帥尉遲恭標下、加為總兵官齊，表字國遠，可聞我殺人不轉眼的主顧麼？」蘇文道：「本帥不知你這無名小卒。今日本帥開了殺戒，憑你多少名將下來，也盡斬死這口刀下。」國遠大怒，縱馬上前喝聲：「照斧罷！」綽一聲，雙並爺子砍將過去。

蓋蘇文把刀架在一邊，馬打交肩過去，圈得轉馬來，蘇文把刀一起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綽的一刀砍過來，國遠那裡招架得住？說聲：「啊呀，我命死也！」

把頭一偏，連肩卸背著一刀，復上一刀，斬為四塊，一家總兵歸天去了。

山上有二十六家總兵，見齊國遠身遭慘死，大家放聲大哭說：「兄弟，哥哥們方才傷了三員老將，乃是一殿之臣，所以也不十分著惱。今齊兄弟是我們插血弟兄，生死之交，豈可坐視國遠身亡？我等二十六家好友，不與他報仇，更待何時？」這番王當仁兄弟，尉遲南弟兄、李如珪、尤俊達、魯明弟兄、岳伯勛、魯世侯、尚山智、夏山智、張公瑾、史大奈、韓世宗、金甲、童環、李公逸、唐萬仁、卜光燄、卜光錠、邴遠真、邴遠直、賈閩甫、柳周臣、樊建威隨徵這二十六家總兵，齊跨上雕鞍，槍的槍，刀的刀，盡皆含淚豁喇衝下山來，大叫：「蓋蘇文，我把你拿來剝為肉醬，以祭我兄弟齊國遠，方消我恨。」這蓋蘇文往上一看，只見許多將官趕下山來，他到問不得許多名姓，說：「來，來，來，祭我的刀口。」這數家總兵齊下山，把蓋蘇文團團圍住在中間，望他亂斬亂打。也有紫金叉分挑肚腹，一字鑱照打肩頭，銀畫戟亂刺左膊，烏纓槍直刺前心，月牙鎗望領就鎗，雁翎刀頂上風聲，混鐵棍低掃馬足，點光鎗就刺咽喉，龍泉劍忽上忽下，虎尾鞭左打右打，開山斧劈後腦，大銀錘打碎天靈，狼牙棒騰騰殺氣，棗樣槊

四面微雲，倍輪鋼霞光萬道，紫金槍煙霧騰霄。這蓋蘇文好不了當，把赤銅刀量起在手中，抬開紫金叉，架調一字鏢，鉤下銀畫戟，逼住烏纓槍，撇去月牙鏢，攔開雁翎刀，閃掉混鐵棍，躲過點光鎗，抬定龍泉劍，架住虎尾鞭，攔去開山斧，遮定大銀錘，鉤開狼牙棒，閃掉棗樣槊，躲過倍輪鋼，逼住紫金槍。這二十六家總兵官不在馬前，就在馬後，手起刀落，手起槍挑，殺得蓋蘇文招架也不及，那裡還有空工夫還刀過去？手中刀法漸漸鬆放，人是呼呼喘氣，要走奈殺不出。心內想一想，說聲：「不好，我寡不眾，不要一時失措，被他傷了性命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」主意已定，便一手提刀在這裡招架，一手掐定秘訣，背上有個葫蘆，他就把葫蘆蓋揭開，念動真言，飛出一口柳葉飛刀，長有三寸，蒜葉闊相似，衝開來到有一丈青光，連飛出九口，山腳下佈滿青光。

這數家總兵見了，還不知是什麼東西，山上徐茂功大叫：「兄弟們不好了，這是九口柳葉飛刀，要取性命，你們還不逃上山來麼！」二十六人一聽徐茂公之言，大家魂不在身，如今要走也來不及了。有幾家著刀的，已今砍為肉醬，有一大半刀雖不曾著身，青光多透身的了，拼命的跑上山來。隨馬而死不計其數。賈閏甫、柳周臣才上山，也跌落馬就死了。唐萬仁、尤俊達到得天子駕前，也是墜馬而亡。二十六家插血好友，為了齊國遠盡皆身喪。著刀的碎身粉骨，著光的全屍而亡。那蓋蘇文微微冷笑，收了飛刀說：「山上唐童，你可見麼？本帥這九口飛刀，乃上仙所賜，有一百喪一百，有一千喪一千。方才死的這一班老少將官也不為少，諒你駕前如今也差不多，沒有能將了，還要掙住鳳凰山怎麼？快快獻表歸順。」不表蓋蘇文猖獗。

單言唐天子在山上，見這班臣子死得慘然，看看面前，只有得元帥尉遲恭了，心中好不痛苦。自己大叫：「唐童阿唐童，你該敗江山！好好在鳳凰城內不好，偏偏要到這個所在來送死，卻害這班老將死於非命，受這般大禍。」

那尉遲恭看見天子傷悲，不覺暴跳如雷，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陛下阿，要等臣罪不赦。當初秦老千歲做了一生一世的元帥，從不傷了麾下士卒。某尉遲恭才做得元帥，就麾下之將盡行喪與敵人之手，還有何面目立於人世？我不與眾將報仇，誰人去報？帶過馬來！」唐王一把扯住，叫聲：「王兄，這個使不得的。你難道不見蓋蘇文飛刀利害麼？」敬德道：「臣豈不知番狗飛刀？若貪生怕死，不與眾將報仇，一來被人恥笑，二來陰魂豈不怨恨？臣今趕下山去，或能殺得蓋蘇文，與眾將雪了仇恨。倘若臣死番將刀下，也說不得了。陛下放手！」天子那裡肯放？一把扯住道：「王兄，如今一樹紅花，只有你做種子。你若下去，一旦傷與蓋蘇文之手，叫寡人靠著何人？」蘇公也勸道：「駕下乏人，報仇事小，保駕事大。元帥不必下去。」尉遲恭聽了軍師勸言，只得耐著性子。又聽見蓋蘇文在山下大叫：「尉遲蠻子，本帥看你年高老邁，諒你一人怎保得唐王脫離災難？何不早把唐童獻下山來，待本帥申奏狼主，封你厚爵。若依然不獻唐童下山，本帥就要趕上山來，把你碎屍萬段，休要後悔！」蓋蘇文講來雖然是這等講，心內卻是想：諒山上也決沒有十分能人在此，且由他罷，就回營去了。再言山上徐茂公吩咐把這數家總兵屍首，葬於鳳凰山後，單將唐萬仁葬在山前。天子問道：「為何把唐萬仁屍骸葬在山前？」茂公說：「陛下，後來自有用處，所以葬在山前這屍首。」依軍師言語，把總兵屍首盡行埋葬。天子降旨，設酒一席，親自奠祭一番。徐茂公也奠酒三杯。正是：府州各省聚英豪，結義勝友勝漆膠。生死同心助唐業，可憐一起葬番郊。

唐太宗當夜在御營，同元帥、軍師商議退番兵之計。茂公開言叫聲：「陛下，要退番兵，這如非汗馬城中先鋒張環。他有婿何宗憲利害，可以退得番兵。」天子道：「他們這隔許多路程，如何曉得寡人被困鳳凰山上？必須著人前去討救才好。但元帥老邁，怎能踹得出番營？」茂公道：「如非駙馬薛千歲，他往後山腳下可以踏得出。」天子大喜，連忙降旨一道，命駙馬薛萬徹到汗馬城討救。萬徹就領了旨。竟過了一宵。

明日清晨，連忙結束停當上馬，端了大銀錘，望後山衝下來了。有營前軍士扣弓搭箭說：「山上下來的小蠻子，少催坐騎，看箭來也！」這個箭紛紛不住的射過來。薛萬徹大叫：「營下的休得放箭，孤家要往汗馬城討救，快把營盤扯去，讓小千歲過了就罷。若有那關不就，孤就一頓銀錘，踹為平地哩。」營前小番說：「哥阿，待我去報元帥得知。」一邊去報蓋蘇文。這萬徹聽見此言，把馬一催，銀錘晃動，冒著弓矢，衝進營中來了。手起錘落，打得這些番兵番將走也來不及，踹進了一座營盤。怎禁得萬徹英雄，拼命的打條血路而走。到得蓋蘇文提刀縱馬而來說：「小蠻子在那裡？」小番說：「那已去遠了。」蘇文道：「活活造化了，追不及了。」少表番營之事。

再表唐王看見駙馬殺出番營，心中大悅說：「到也虧他年少英雄。」住表天子山上之言。

再講薛萬徹連踹岳七座番營，身上中了七條箭，腿上兩條，肩上兩條，他到自己打下，也不覺十分疼痛。只有背心內這一箭，傷得深了，痛得緊，手又拿不著，只得負痛而走。隨著大路前去三十里，到了三叉路口，他到不認得了，不知汗馬城打從那一條路上去的，故而扣定了馬，緩緩立著，思想要等個人來問路。偶抬頭，見那一邊有一個穿舊白綾衣的小後生，在那裡砍草。萬徹走上前來說：「呔，砍草的！」那人抬頭，看見馬上小將銀冠束髮，手執銀錘，明知大唐將官，便說：「馬上將軍，怎麼樣？」正是：英雄未遂沖天志，且作卑微賤役人。